

# 蛇女的痕跡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# 蛇女的痕跡

巴·巴若夫著 李俁民譯



三民圖書公司出版

П. БАЖОВ  
МАЛАХИТОВАЯ  
ШКАТУЛКА  
ОГИЗ. 1948-1952

.....  
1. 蛇女的痕跡

2. 小青蛇  
.....

原 著 者      巴 · 巴 若 夫  
翻 譯 者      李      俚      民  
出 版 者      三 民 圖 書 公 司

上海重慶南路三〇弄四七號

發 行 者      童 聯 書 店  
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

書 號：(12)

印數：3001—6000

定 價 3,200 元

---

建華製版社製版      上海武定路四一四號

# 蛇女的痕跡

〇





列逢季的兩個孩子，經過「大蛇波洛茲」的指示，開始改善自己的生活。不管他們的爸爸很快地去世，他們的光景還是一年比一年地好起來。他們給自己蓋了房屋。雖然不是高樓大廈，卻也是一所像樣的茅屋。買了母牛，又買了馬，到冬天還能留下三隻羊。他們的媽媽高興的了不得，料不到老來還能享福。

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由謝妙內奇老頭子教導的。每一樁事情都是由他做主的。他教導孩子們怎樣處理金子，使辦事處方面不會太注意，別的淘金工人也不會太妬忌。你得知道，金子這東西是很不容易處理的！四面八方都有人注意你，自己的工人弟兄會在暗中偷看你，金販子會像鷹一般地窺伺你，辦事處裏的人也會注意你。總之，叫你動也不能動！光靠着兩個年幼的孩子怎麼能應付得了！但謝妙內奇卻把所有的癥結所在都告訴了他們。一句話，教會了他們。

孩子們過着好日子。他們已經長大成人，但還是在老地方努力工作。

別的淘金工人也不肯離開那地方。他們得到的雖然不多，但也淘得了不少金沙……呶，兩兄弟得到的金沙呢，自然是很多很多。他們開始把金沙貯藏起來。

只是工廠裏的管理人員發覺——兩個孤兒的光景很不錯。於是在某一個節日，當他們的媽媽從爐灶裏拿出魚肉製的餅來時，工廠裏的狗腿子就很快地到了他們的家裏：

「快到管事那裏去！不得遲緩！」

兩兄弟到了管事跟前，管事氣勢汹汹地說道：

「你們準備懶散到什麼時候？瞧——人已經長得一浮斯特高，還沒有替老爺做過一天工！你們憑什麼權利這樣做？想戴『紅帽子』（註）還是怎麼樣？」

孩子們，自然，解釋道：

「去世的爸爸曾經說過，因為他的身體累毀了，老爺就親口許他自由。」

呶，我們想……」

「用不着想，」管事喊道：「只要繳出准許你們自由的正式文契來。」自然囉，孩子們根本沒有什麼文契，他們簡直不知道怎麼說才好。

於是管事說道：

「拿五百盧布來，——我給你們文契。」

顯然地，這是他想試試他們家裏是不是有錢。呶，兩兄弟牢牢守住了祕密。

「縱然，」弟弟說道：「把我們全部財產連一條線都賣光，也湊不上半數的。」

「既然是這樣，你們明天就來上工吧，工頭自會指派你們到哪裏去。只是，小心了，不要把派定的工作拖延了！如果有了差錯——第一次就由我來鞭打！」

（註）「紅帽子」帝俄時代的軍帽有紅條子，「戴紅帽子」意思就是拉去當兵。

兄弟倆沮喪得很。他們告訴了媽媽，她老人家不禁嚎啕大哭：

「唉，唉，孩子們，這可怎麼辦！現在還叫我們怎麼過日子！」

親戚、鄰居都跑來了。有的勸他們給老爺寫請願書去，有的叫他們上城到礦務管理局去，有的給他們計算，把所有的財產賣掉，能得到多少錢，更有人恐嚇他們道：

「你們還在這裏思量這樣那樣，管事的腿子很快就會來捉住你們，鞭打一頓，然後送進礦山。他們會用鐵鍊把你們鎖起來，那時候你再去找法律保護吧！」

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想出種種辦法來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兩兄弟的藏金。那也許比管事要求的數目多上五倍還不止哩，只是他們不敢說出來罷了。而且這一點，你聽着吧，連他們的媽媽也不知道的。謝妙內奇老頭子還在世的時候，常常再三叮囑他們：

「藏金的事情什麼人也不能告訴，特別是女人，不管是自己的媽媽，老

婆和未婚妻——統統都不能向她們開口。這種禍事難道還少。例如：跑來了礦警，開始在屋子裏搜尋，千方百計地恐嚇她們。有的女人嘴巴很緊，但有的害怕了，但願自己的孩子或者男人不要遭到厄運，就開始說出藏金子的地方，那就正好是礦警們求之不得的事情。金子拿走了，人還是被打死。於是那女人，你瞧，因為自己的不堅定闖了禍，就會去跳河或者上吊。這種事情是有過的。你們要小心了。當你們以後成了年娶了親——就不要忘記這個，在自己媽媽跟前也不要露風。你們那媽媽拴不住自己的舌頭——她歡喜誇讚自己的孩子。」

兩兄弟牢牢記住了謝妙內奇的教訓，沒有對誰提起過自己的藏金。別淘金工人，自然，對他們有些懷疑，認為他們有藏金，只是藏金有多少、藏在什麼地方，那就知道了。

鄰居們商議了一會，惋惜了一會終於走散了。他們認為：第二天早晨，大概，兩兄弟就得被派到礦山裏去工作了。他們想：

「不下礦山，事情是不會了結的。」

當外人都走光了，弟弟說道：

「哥哥，讓我們到淘金區去！也到那兒去告別一下……」

哥哥明白了弟弟說話的用意。

「一起去吧，」他說：「到那兒去吹吹風，頭腦也會清爽些。」

媽媽給他們準備了過節的食物，還放上了胡瓜。他們，自然，又帶了一瓶酒，出發上里雅賓諾夫卡河去。

一路走去——一句話也不說。當他們走到林路上，哥哥說道：

「讓我們躲起來吧。」

他們向旁邊驟然拐了一個大灣，躺在路旁的一叢野薔薇後面。喝了一杯酒，躺了一會兒，只聽見——路上有人在走。偷偷一看，原來是萬尼加·沙欽（註）拿着杓子和別的淘金傢伙在路上走。彷彿是想早些趕到淘金區去。看來那工作使他上了勁，害得他一小瓶伏特加也沒喝完！沙欽這傢伙是辦

事處的狗腿子：一嗅到什麼地方有金子的氣味——立刻派他去探聽。他早已出了名。他不止一次地被工人們打過，卻還是不肯放棄自己這門行業。他是最陰險的小人。後來惹得「銅山娘娘」親自出來酬謝他的功勞，很快地使他伸直了兩腿。呶，這是後話表過不提。且說那沙欽過去了，兩兄弟就相互做着眼色。過了一會兒，辦事處裏的技總也騎了馬過去。又躺了一會，只見畢門諾夫駕着自己那匹瑤兒希克過來。車身很輕，車槓上綁着釣竿。看來是去釣魚的。

這個畢門諾夫，是當時波列伐亞祕密金販子中間最不顧死活的傢伙。提起他那匹瑤兒希克，什麼人都知道。那是一匹產在草原上的小馬，並不高大，卻能遠遠撇下任何一輛三匹馬拉的車子。這樣的好馬，也不知是從那裏搜羅來的。據說，那馬是「雙腔馬」，呼吸的容量比普通的馬大上兩倍。五十浮斯特長的路能够不息地跑完。人家還哪裏能追得上牠！根本是強盜的

（註）萬尼加·沙欽——他是淘金區辦事處的密探、走狗，詳見沙欽的寶石。

坐騎！關於牠的傳說很多。呶，牠的主人也是結實的壯漢，——你最好不要一個對一個地碰上他。現在的那些商人，住在二層樓房裏的傢伙，哪裏能比得上他。

兩兄弟一看到這位釣魚的人就笑起來了。弟弟從矮樹叢後面站起身子說起話來，那自然是輕輕的：

「伊凡·瓦西里奇，你帶着天平嗎？」

金販子一看——小伙子在嘲笑他，也開玩笑道：

「在樹林裏那裏找得到天平！但如果有東西秤就好了。」  
接着，他勒住了他的瑤兒希克說道：

「如果有正經事，請坐上來——我載你出去。」

你聽着吧，他就是這個習慣——在馬車上面收受金子。他仰賴着自己的瑤兒希克。一發生什麼差錯：「瑤兒希克，我揍你！」——就只見塵沙滾滾或是泥漿四濺地一溜煙跑掉了。

兩兄弟答道：「不帶在身邊」，但緊接着問他道：

「明天一早到哪裏找你，伊凡·瓦西里奇？」

「什麼樣的事情，」畢門諾夫問：「大事，還是沒有意思的小事？」

「難道你還不知道……」

「知道是知道，」金販子回答：「但是不詳細。我不知道，究竟你們兩個人一起贖出來還是先贖出一個？」

接着，畢門諾夫沉默了一會，警告他們道：

「瞧，孩子們，——人家在跟蹤你們哩。看見沙欽沒有？」

「唔，那有什麼。」

「那末技總呢？」

「也看到了。」

「看來還要派別的人來窺探你們。也許，還有自動來的。瞧，他們知道你倆明天早晨需要錢用，所以來偵察你們。我就是爲了這個趕來警告你們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們也知道小心。」

「我明白你們很老練，但還是需要小心！」

「你害怕金子從你的掌心裏逃走？」

「唔，我是靠得住的。倒是別的人不肯收買——他們害怕。」

「那末你肯出什麼價錢？」

畢門諾夫，自然，定了一個極苛刻的價錢。你明白，他是鳶鷹。還怎麼能從這樣的肥肉上面拉開他！

「價錢不能出得更大，」他說：「因為——事情是危險的。」  
說妥了價錢。於是畢門諾夫低聲說道：

「明天破曉時分我把車子趕過隄岸——載你們上車……」

他一抖馬韁：「走，騞兒希克，趕上前面的技總！」臨走時他又問道：

「你們準備贖兩個人還是贖一個？」

「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能設法到多少。無論如何你多帶些錢來好

了。」弟弟答道。

金販子趕着車子走了。

兩兄弟沉默了一會，然後弟弟開口道：

「哥哥，你知道畢門諾夫這傢伙說得很對。突然繳一大筆錢上去對我們是不利的。那可能會倒霉。他們會統統搶過去——就這麼一回事兒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可是怎麼辦呢？」

「是不是可以這樣辦？我們再到管事那裏去一次，向他鞠躬哀求叫他再減去一些數目。然後告訴他——即使把所有的家產都賣掉也聚集不上四百盧布，那末人家就會以爲我們已經把最後的一個盧布也拿出來了。」

「這主張倒很好，」哥哥答道：「只是誰留下來做奴隸呢？看來，得讓我們抽籤決定。」

於是弟弟開始掉起鎗花來：

「抽籤，那是再好也沒有！你我都不會感到冤枉……這還用得着說麼

……只是你身上有缺陷……你的一隻眼睛已經瞎掉了……以後萬一發生什麼不幸，他們不會抓你去當兵，可是我，用什麼毛病來掩飾呢？稍爲有些什麼差錯，馬上會給他們送去當兵。那時候就會使我永世見不到自由。你呢，只要稍爲吃些苦頭，我會很快地把你贖出來，一年不到，我就上管事那裏去。不論他要多少，我都給他。這個你請放心！難道我沒有良心？我們弟兄倆一起苦苦掙下來的。難道我會吝惜！」

哥哥的名字叫做班吉萊。他也真的是個「班秋哈」（註一），是一個老實的小伙子。你對他一說——他就會脫下衣服來，設法幫助別人。呶，他那獨眼的缺陷使他覺得非常自卑。他變得很沉默——彷彿不論什麼人都比他偉大、聰明。他在別人前面不會講話，老是默默地不做聲。

弟弟柯斯季加呢，就完全不是這一種人。不管他自幼生活在貧苦的環境中，卻長得很出色，簡直可以到展覽會上去陳列。他生得又高大又強壯……只有一樣缺點——紅頭髮，甚至是鮮紅的。當他不在跟前的時候，大家